

冰尘雪未做声，只缓缓地抬起头，迎着他的目光定定望了许久，最后冷笑了一声，眼中流露出轻蔑之色。

转身，她脚下的步子已绕过他，走出了门外。

启门间，有冷风袭过，吹乱了冠下的青丝，肆意飞舞……

他立在门槛处，黑眸迷离地望着那一身白飘出视线外，心头喜忧参半。

冰尘雪再次回到含羞苑，已将至傍晚。自扇儿那场风波过去后，她便回到了含羞苑。一来是为着扇儿，离得太近，唯恐自己给她又惹上什么麻烦。这二来也是与礼数不合，毕竟是待嫁女儿人家，她这么一直跟着也不合适。

她刚走进院子里，便见琉璃迎了上来，一脸着急。细细问过后，她才知冰尘霜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。

心中快速地琢磨了一下，她便点了点头，一面差了琉璃去泡壶好茶，自己则慢慢走进了屋内。

“你来了？”正走至门槛外，雕花红木门立即从里边打开，冰尘霜抬了抬眉，示意她进来，这才将门又重新关上。

屋内弥漫着一种浓香之气，冰尘雪皱了皱眉头，眼角瞥见案诃上正燃着的麝香，面上立即有些的不悦，忙上前将那点儿火星灭了，转身推开了房内的窗户。

“日后来用不着带上这个。”话语冷冰冰，她只扫了冰尘霜一眼。

这等艳香乃她平生最厌的气味，却不料冰尘霜倒是喜欢得紧。

冰尘霜笑笑，出乎意料倒也不怒，只气定神闲地坐在一旁，看着她将剩余的麝香倒在了门外……

“话说认识姐姐十几年，我倒不知姐姐的本事这么大，竟有能耐逼慕容将军心甘情愿地纳一个小丫鬟。”说话间，琉璃正好进来，将泡好的碧螺春放至红木桌上，目光略有些担心地看了冰尘雪一眼。

见她眼中有担忧之色，冰尘雪笑了笑，使了个眼色示意她退出去。

“既然姐姐有法子安顿好扇儿，不知做妹妹的可否请姐姐也帮一个忙呢？”冰尘霜慢条斯理地执起方才琉璃盛好的茶，一双单凤眼精光毕现。

闻言，冰尘雪一怔，微微思索了一下，当即明白了她的用意。

“霜儿身份高贵，自是不比一个丫鬟，我又何得何能有这个能力？”嘲讽地勾起嘴角，冰尘雪摇了摇头，望了那张精致无双的脸一眼，不禁又想到了那一日她眼中令人骇然的阴狠。

她怎会不懂冰尘霜的意思？不过是不情愿嫁那股邑而已！





相较于她的盛气凌人与咄咄的神色，冰尘雪一派坦然，嘴角依然若有若无地衔了一抹轻笑。

她淡然地扫过殷凝，似乎并未打算解释。

“我皇兄本一向是非分明，冷漠淡情，这会儿却不想也会着了你这女人的道。自古以来，皇家的女人岂有改嫁的理?!”说这番话时，她咬牙切齿，情绪十分激动。

冰尘雪轻扯了扯唇角，目光毫无波澜地迎上那双充满了怨怼的亮眸，依旧风淡云轻。

只是，那股凝本是个娇惯的主，这会儿说了几番话，见她连眉头都不曾皱过一下，顿时不觉恼羞成怒，一瞬间，胸中的怒气再也控制不住。

“冰尘雪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。如今全天下人都知道你不过是个摆设，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太子妃。而你定是不曾想过会落得今日这么惨，于是只得再想方设法地打我谦哥哥的主意，企图先通过一个卑贱丫鬟来监视和勾引谦哥哥，你们里应外合，而后等到那日我皇兄废你时，你便名正言顺地有了一个更为稳固的落脚处。”

她的目光紧紧逼视着冰尘雪，每一个字都如从牙齿缝里迸出来，没有一丝温度。

出乎意料，冰尘雪听后并未太过恼怒，只是目光清清冷冷地锁住那双净瞳，半晌不回应。

她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那张充满朝气的脸，有一瞬间，她突然有种错觉，似乎又看到了当年的冰尘霜。

如同一辙的骄傲自负、如出一辙的宠眷在握，如出一辙的……命运。

“若是我没有记错，公主似乎也到了适婚年龄。”她淡淡道，神情十分漫不经心。

她记得这股凝尚比霜儿晚生一年左右，如此看来，不久后便该是殷凝的婚事了！

那股凝本心思单纯，听她这么一说，便自当又是一番挑衅，于是不免又一阵嘲弄道：“我与谦哥哥姻缘天定，就算你绞尽脑汁破坏也无济于事。”

闻声，冰尘雪忍不住轻笑出声，但见殷凝一脸执著，心中不禁生出些悲怜来。

日后，她若知道自己的一生早已在自己最深信之人的算计之中，那将会是多么的绝望！

“如此甚好，我便提前恭喜公主了。只不过，我印象中我朝国师约莫与公主年纪相仿，也到了成婚年纪。”她依旧慢条斯理地道，不忘讳莫如深地看了殷凝一眼。

她也只能点拨至此，若听者有心，殷凝自会明白一切。也许，若殷彻真宠爱她，未尝不会看在儿女情分上就此作罢！

“本公主的婚事用不着你操心，国师是什么身份，怎能高攀本公主？另外也别怪本公主没提醒你，太子府你是待不久的，皇兄势必会休了你！将军府也永远不会有你的



琉璃是知她本性好静的，一般除三顿膳食外，没有她的吩咐是断不会前来打搅的。

“慕容将军与夫人到了，殿下差人来希望主子过去。”毕恭毕敬地回话，琉璃忍不住抬眼看了她没有血色的面容一眼，微有些担心。

她本喜好素净颜色，只可惜脸色向来不好，一身浅淡衣裳每每显得她更加苍白。

果然，一听说扇儿有来，她面上随即露出了喜色。

“还等什么，咱赶紧过去。”话还未说完，她已直起了身子，欲走出去。

这时，琉璃见她起身有些吃力，当下便猜她身体定是受不住，登时拦在了她身前。

“主子，你身子才不舒坦，要不过两日好了您再去探她。”服侍了这么长时间，她对冰尘雪的身子情况心中也有些明白，一时担心不已。

此时冰尘雪一心想见扇儿，当下哪顾得了这么多，只推说身子无恙，执意要到前面院子里去。

好不容易到了前厅，还未进门，她便远远看见慕容谦与扇儿坐在殷佐的下方，当即一高兴，不由得加快了步子走了进去。

“扇儿来了。”近距离见到来人，她越发激动起来，忍不住上前握住了扇儿的手。

对于扇儿，她心中始终是有些愧疚的，若不是随了自己入太子府，她如今定还是那个天真的丫头。

“小姐。”扇儿忙起身，眼中不觉湿润了一圈。

两人见着均十分欣喜激动。冰尘雪一个劲儿地盯着扇儿，却不知说些什么好。

一旁的慕容谦定定望了过来，在瞥见她令人堪忧的神色时不觉一惊。

“虽说感情深，但这礼数还是少不得的。”轻斥了扇儿，慕容谦笑着悄然打量起冰尘雪来。

昨几个见她倒也好好的，今日这一见却不想是这般难看的神色！

虽她一直在笑，但双颊的死白仍叫他为之担忧，这会儿终于忍不住欲出声，不想有个声音生生抢在了前头。只见殷佐已走至她跟前，浓眉微拧，似乎也察觉到了她的不对劲。

“药喝下去了？”他的手看似习惯性地揽在了冰尘雪腰上，表情十分严肃。

秀眉忍不住蹙起，冰尘雪怔了一下，这才将视线转向身旁的人。

“我没事。”她没有反抗，只是点点头，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慕容谦，瞥见他微微变色的脸。

心中一时明白过来，冰尘雪无奈地暗自叹口气，正欲出声问扇儿话，但看见她时不时紧盯着殷佐，眼神有片刻的怔忡。



他一直在下棋。慕容谦曾来了两次，两人也是下棋，更多时候，他一人充当黑白子，整日里盯着棋盘。

闻言殷佐转过身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

“昨日连连发现埋伏，铲除后不觉耽误了行程。但因想到太子妃可能已超过了他们，于是一路靠着几处泥地的痕迹辨路，沿着一直追到一处地方，那马留下的痕迹却突然浅了一些，跟了一会儿，发现来来回回杂乱无章。”

闪电一面说一面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殷佐的脸色，果然见他很快蹙起了浓眉，表情已不复前两日的平和。

很显然，他们走散了！

平静的心再次掀起波澜，他失神地瞅着案上的香炉，一时又是焦灼又是担忧！

一定是起冲突了！烦躁地摩擦着指上的扳指，他强迫自己快速冷静下来，但一时却没了法子。

远水救不了近火！他无声地叹了口气。

“告诉暮风，回到蹄印变浅的位置，在四周搜寻人的足迹。若是发现一路跟下去，不论如何要找到太子妃！”他从未如此紧张过，这让他不禁又想起了那夜的情景。

也许注定了他这一生都忘不了！

头一次见主子急得失了冷静，闪电愕然，不由得多瞧了他几眼。

“还不快去？！”瞪着呆滞的人，殷佐忍不住喝道。

冰尘雪不知不觉从夜里走到了第二天的傍晚。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她一路走，饥饿难忍的时候只得摘了叶子咀嚼着充饥，渴的时候只能吸叶子上的露水。

她的意志是惊人的，即使陷入如此惨境，她却从未后悔过，不后悔自己出使的决定，不后悔激怒了贺兰皓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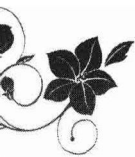
身体疲乏无力，她终坚持不住，找了棵树坐下，准备休息会儿。刚坐了一会儿，这时周围越来越近地传来树枝被践踏的声响。心中一紧，她猛地站起身，还未迈开步子，突然一声嗷叫，灌木丛中扑出一只黑狼，张着利牙，绿色的眼珠发出荧荧之光。

冰尘雪心下骇然，在森林里走了这么多次，这一次终究让她碰上了！

来不及恐惧，求生的本能让她迅速镇定下来。她快速目测了自己与黑狼之间的距离，一边装作若无其事，一边悄然后退，脸色始终未变。

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嬷嬷曾给她讲过关于狼的故事，那些早已被岁月埋藏的片段如今飞快地闪入脑中。

幸好不是一群狼！暗呼了口气，她不断地往后退，却蓦地发现那狼渐渐有靠近的



暮色悬浮在天际，随着万物的平静，渐渐地沉淀下来，变成了深深的墨色。

“过来吧，我不会对你怎样。”长叹一声，他平静地道，语气中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安慰力量。

冰尘雪抿了抿唇，心内种种起伏涌动的情绪，最终渐渐沉淀为最初的平静。

在日复一日漫长孤寂的岁月里，时间唯一留给她的便是往日的喜怒哀乐已全数沉陷为今日的淡漠。

她一步一步走至他身边坐下，背对着他，将衣襟慢慢解开，露出伤痕累累的伤口。

他的目光缓慢地扫过她背上清晰的爪印，一条一条已结痂，如数十条虫子。他丝毫也没有感到不堪，反而心中的某一处柔软了下来，涨满了说不出的感觉。

他转而从袖子里取出带来的药，小心翼翼地擦在了伤口上。这是他第二次为她上药，也是生命中唯一的两次！

视线渐渐来到她肩头处，撕烂的肉尚未完全愈合，有几处甚至能看见骨头，但她一声不吭，连呼吸似乎都被刻意隐忍住了！

“痛就喊出来。”他悄然替她擦去了额上沁出的汗珠，目光却在触到那朵刺血蔷薇后大惊，它居然还在！

长指忍不住摩挲过那朵滴血的蔷薇，他终叹息了一声。

情势越来越超出他所能掌控，他想靠近她，想去懂她，然而，每当他更进一步，那种不受控制感，便深上一分，步步深陷。他清楚地知道，自己正在走向一个不可逆转的极端。

出乎他意料，说过那番话后，冰尘雪没有离开。他与她并肩躺着，却不敢靠近半分，生怕因靠近一步，她便退出三步外。

静寂的夜，月光柔入肠。

窗外，太阳在天际慢慢呈现，天地间仿佛都被镶上一层金黄色的光芒，透过轩窗，映照在地上。

为了不惊动她，殷佐没有如往日按时起床。他悄然侧过身，望着身边的人。长长的黑发柔顺地顺着肩膀铺洒在枕头上，她的脸色十分苍白，呼吸很缓，睡梦中的她嘴角微微上扬，闭紧的眼睛将据人于千里之外的气息完全隐藏了起来，黑而密的睫毛微微颤抖着，惹人怜爱。

她的五官与冰尘霜美艳而突出的外貌完全不同，她的美，美在一种清淡、自然，如一杯茶，淡雅清香，却余味不绝。